



金苹果散文系列



新生代
新女性
新作

7

这种感觉 你不会懂

胡晓梦 著

化
艺
术
出
版
社



金苹果散文系列

兴安 主编



这种感觉你不会懂

胡晓梦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0 号

这种感觉你不会懂

胡晓梦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保定天龙彩印公司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5.25 字数 78000

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0 册

ISBN 7—5039—1433—5/I·607

定价:39.00 元 (全五册)

 金苹果散文系列
新生代 新女性 新作品

胡晓梦

1968年4月生于福建省漳州市，
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
现在新华通讯社任记者。

责任编辑：仲 江
装帧设计：范贻光

金苹果： 新女性话语的人生姿态

兴 安

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写作的繁荣，用“爆炸”这个词来描述，恐怕不为过。前不久，我在一篇有关女性主义小说的文章里曾将这一现象比喻为“女性的狂欢节”。确实，对她们来说，这是个人才辈出、群芳争艳的时代。中国的女性作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众多的群落和高质量的作品，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新人叠出。如果说在以往的传统父权制社会里，女性还被认为是缺席和缄默的，那么今天，她们早已开始自强鼎足于当代社会，甚至咄咄逼人地向占统治地位的男性话语发出挑战。

在这众多的女性群体里，有一批更为年轻的散文或随笔写作者，她们是陈燕妮、尹慧、冯秋子、于君、杜丽、程黛眉、元元、胡晓梦、姜

丰、刘烈娃、赵京梅以及以小说或诗歌著名的林白、陈染、虹影等。她们大多出生于 60 年代，因此有人将其与同辈的男性作家混称为“新生代”，而我则更希望称为“新女性”。由于社会环境和生活经验的差异，“新女性”作家与她们的前辈有着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写作方式。在她们们的作品里，历史与传统、社会与道德已经失去了主流的位置，以至变形虚化，而自我经验及纯个人化的独语则成为首要的特征。她们甚至将写作方式与生存行为融合一体，以她们自由鲜活的情感和语言，构造完全属于自己的女性话语，尽情展示她们潇洒而饱有青春魅力的人生姿态。她们的作品沉重而有节制（如尹慧、冯秋子），飘然而不轻浮（如元元、胡晓梦），这似乎已经成为“新女性”叙事的一个重要特色和原则。她们还敢于否定自己的过去，将旧作束之高阁，甚至不惜改变已经被公众接受的笔名来显示自己焕然一新的决心（如杜丽、于君）。她们是全新的一代，同时，也可能是最不易被人理解的一代，但是，无可怀疑的是她们将成为 21 世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浪潮的前锋。

古希腊神话中的不和女神厄里斯曾经因为投下一个金苹果，引起了赫拉（妇女的保护神）、雅典娜（智慧女神）及维纳斯（爱与美之神，直

到今天，她仍然是男性心目中最理想化的女人典型）3 位女神的争执，由于特洛伊王子将金苹果判给了维纳斯，于是厄里斯、赫拉和雅典娜便成了 10 年特洛伊战争的罪魁。这其实是一个由男性编造的充满性别歧视的神话，是代表父权制观念的美丽谎言。新女性文丛取名“金苹果”旨在反其道而行之，使其成为女性反抗世俗，蔑视陈规，拒绝旧传统的一个象征。

希望这套书能给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带来爱与美，更带来平和与智慧。

1995 年圣诞节

目 录

我心跳个不停	1
这种感觉你不会懂	4
大学的日子	14
一片晴空	19
照样烦恼	22
出发之前	25
你也是不纯洁的	29
惘然四顾	32
逛来逛去	75
我只是逗你玩	91
热情已被你耗尽	128

我心跳个不停

一种忧郁的云朵在天空泛滥，没有人道的飓风蹂躏着它的躯体，我看并没有蓝蓝的声波划出一道弧光，但是你远去了。

每次在那个时候总有无数无数良好的心愿汹涌起伏，只想告诉你一种秘密的情绪，它不是初恋，不是新婚，正如偷情一样的快乐悄悄地想掩饰，擦去脸上的唇印，完了就没事了。

嗨，想叹口气。在秘密情绪的集结下，所有关于夏日不变的炎热深冬永远的寂寞以及很久很久以前为很无所谓的爱而装模作样地寻觅的美好形象，一刹那间群魔乱舞起来。那时肯定有一个爱时髦的男朋友一手抚着我的肩一手提两个开水瓶，走在那条铺满梧桐树叶的水泥道上，天很

蓝云很白，好像有什么在颤抖，一种细细微微的感觉慢慢浸润全身，我有时候以为是梦境会咬他几口，后来懊悔了也许梦很好。然而我很恨那个阳光乱抖心头乱跳的下午，傻兮兮地想勾引你反倒被你搅得全部糊涂掉，从此我陷入了真实的恐惧之中。我常常在宁静冷淡中嚼噬若有若无的爱情，冬季的太阳在爬满蜘蛛的矮墙上轻轻地荡漾，我凝视着你永远无悔的双眸淌下眼泪，看一个忧伤的人告别生命一样的情爱走进一个不知名的峡谷，黄昏在充满诗意的空气中没有了颜色，我心痛极了。

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张惶，我闯进了你的视线，阳光依旧是懒洋洋的，窗台的红花要谢，我讨厌这无边无际的日子，永远让我翻不完的台历。大玻璃把我变形的脸传递过去，你在那边目不转睛看一过往的女人，那女人朝你抛了个很花的媚眼，你泄气得不可收拾，这时我们的感觉像春天一样温暖。那共同的蓝色的海洋在我们的胸口起伏，淌过金色的沙滩藏在礁石的那端，风把我们的心托起，窗台后长长的窗帘遮不断欲望的脚步，你在我心中像是一只不聪明的小兔。

我在长叹中失去光芒，深夜像我从前的情人慢条斯理，我想象的幽会之路，越走越远。有冰山在心脏溶化，有首歌在嘴里颤抖，吐出半个舌

头被风掠去翻来复去地玩，在一片老林子里落户成长，像公鸡一样自豪，想不出多么清澈和明爽，想不出多么轻松和浪漫！

日子变得愈发不可收拾了去，种种说不清楚的经历种种模模糊糊的情感在不懂事地交错撞击，轮流叹息，心像汪洋海流大大咧咧地吼开了去，我怀念所有含泪倾谈的日子所有遥想不及的冬季，它们像月亮一样使我觉得忧郁，只有这样的时刻，我双眼发光，会梦到含羞的你。

你于是咧开嘴冲我扮鬼脸，我甜蜜而惊慌假装着羞涩别过脸去看飞鸟，感谢你给了我一个心跳的机会。你还记得那只波斯猫吗，它的毛好长，眼睛一蓝一黄，总在你和我之间穿梭，总是蹲在席梦思上含情脉脉地注视着我，后来它在你的敌视下失去了生命，红彤彤的笑脸辉映着惨淡的白毛，从此你不敢远离城市。

之所以记起你之所以怀想你之所以涂抹文字给你，全是为了纪念那次心跳，纵然天色从来不曾暗过纵然你根本不存在，我依旧无法逃避。

这种感觉你不会懂

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非人的世界。我的生存空间小得不能再小，只有一个张着帐子的单人床，还是上铺。以前我无论春夏秋冬均在床上看书写文章听音乐偶然也哭哭笑笑什么的，现在不行了，寝室里热闹得很，除我外6个小女子全都有男朋友了，偏偏她们都喜欢把他们往自己的窝带，因此该寝室实为13人在住。我无聊的时候常常做一下四则运算，15除以13，等于多少？我居然算不清楚。可是后来更拥挤了，他们都买了小电炉，中餐、晚餐都自己动手烧，吃得很有味道，并且纷纷表示还是自己烧的好吃，食堂烧的跟猪食似的。我听罢阵阵怪味涌上喉头。后来我的空间更小了，有一回中午我有事出去了一下，大概1点左右回寝室，撩开帐子我大

吃一惊，有个男的竟在我床上睡得流出口水来！他是我下铺宁肯的男朋友。宁肯醒了，说：“对不起两个人睡一张床实在太挤了只好把他打发上去你别介意！”我气愤他若无其事，我更气愤我的空间被一个跟我无任何亲密关系的男子占有过！我于是换了床单，洒了两遍香水，用一把绿刷子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刷来刷去，可是似乎总也刷不掉那几滴讨厌的口水和一个丑男人的影像，我变得害怕呆在我的小空间害怕在里面呼吸，最后只好得了神经衰弱。有个以前很要好的女孩对我说：“你还是再找个男的吧要不非神经病不可。”我对着她怒目圆睁。

他们的电炉一起烧时常常把楼里的保险丝烧断，保险丝一断我床上的台灯也跟着熄灭，我只好睡觉。可是觉睡多了也不行，生物钟颠三倒四搞得我面黄肌瘦像个母夜叉，我痛苦死了。后来她们把保险丝的铅丝换成铜丝，这下烧不断了，然而孕育着火灾。我的生活随着他们对烧菜的索然寡味而变得正常，有4对拆去了电炉，可是宁肯和对面床的江晴却烧得更欢了，不仅烧正餐，还不时买回来蛇肉、山芋、扁豆、臭海蟹之类的东西来烧。有时正逢我肚子饿，那香味直窜心底，馋坏我了，有时恰巧我的肚子发腻，便觉得飘上来阵阵恶臭。宁肯的男朋友长得十分蹩脚，

矮矮瘦瘦猴精样，五官凑到一起像团捏出来的泥巴，当初我就想这样的人也可以拿来当男朋友的话……更为恶心的是，他常常当着所有人的面肆无忌惮地跟宁肯撒娇发嗲，什么“人家不要嘛”，什么“天哪，要死了”等等，宁肯便拍拍他的头安抚他：“没关系，小宝贝，听话啊，听话……”诸如此类听得我毛骨悚然，真可怕这世界怎么男女颠倒角色错乱了？可是他们偏偏说我错乱，因为我有时看书看迷糊了头脑里什么也没有偶而会端着脸盆去打饭，偶而也会把匙倒过来用，当然，毛衣内衣什么的是时常反过来穿的。大学一年级的時候曾经有个男孩子来追我，就是看中我鞋子左右乱穿，白天黑夜颠倒着乱睡一通，可是后来他毕竟被吓跑了。我也不计较，人各有志，当初他追我时显得挺有志气，说：“你要是喜欢我就让我吻一下，不喜欢我也让吻一下。”他不要我时也蛮有志气，说：“不是我不要你也不是你不要我是我们把这个世界抛弃。”后来我就没见过他，奇怪同在一个校园怎么4年来见不着一面？我怀疑他死了或者退学了，这都不是不可能的事。我记得我们当初唯一一件称得上浪漫的事是：我们在一个下着细雨的星期天骑单车到南京路看国际摄影展，哪像宁肯他们那么浪漫，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逢年过节还卡来卡去的尽是情

人卡那种不清不楚的玩意儿。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趁宁肯去上课，把她的电炉丝剪断了，谁知下午我考试回来，发现我那可怜的变压器一个脚被拔掉了，而宁肯的电炉丝又换上一条新的了。于是晚上我趁他们去看戏，再次把她的电炉丝剪断，然后把我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收藏起来，然后埋头大睡。谁知第二天中午我睁眼一看，我的帐子出现了一个极圆的洞，一看就知道是用剪刀精心剪成的，我只好不吭声。晚上他们要去跳舞，宁肯嘻皮笑脸地向我借双又笨又难看的黑灯芯绒大头棉鞋（据说现在时髦这玩意儿），我不借，她就以明天给我介绍一个男朋友为诱饵软硬兼施地骗走了，我知道那鞋要遭厄运了，果然她回来的时候浑身带着一股臭烟味，棉鞋已被香烟戳了一个洞。我气结，盯着她狠狠地说：“我讨厌你，一进校门就讨厌你！”她当然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了，刚进大学那会儿，不知她有脱光了衣服睡觉的习惯，有回我带了个男的来，敲半天门没有应，推门而进她正熟睡，帐子没有放下，毯子盖了一半，露出一个光光的后背，还好是后背，我赶紧叫那男的闭眼，然后气冲冲地把宁肯的帐子放下，就在那当儿我发现她睁着眼睛。从此对她的印象就没好过。宁肯见我又想起那件事，便开心地笑：“我

要睡觉了。”我朝她一唬脸，也爬上床，开始假寐，她显然也上床了，像是在裹被子，搞得山摇地动，总算平静下来了，我却开始恶心，想起她脱光身子赤条条像只肉蚕蜷缩在被窝里，我就痛苦。可是我凭什么痛苦呢？又不要我脱光了睡，这样一想，我就睡着了。这日子实在是过得太简单，我想复杂点过都复杂不起来，奇怪别人却复杂得很。你看宁肯和她男朋友，又折腾起做买卖来了，也不知上哪儿批发来4箱羊毛围巾，每天到食堂门口兜售，一星期过去了买的人多得一踢糊涂，他俩狗夫妻似的在那儿吆喝叫卖，围巾没卖出几条却被顺手牵羊了一半，于是宁肯怪她男朋友粗心那男的怪她小心眼，怪来怪去闹得连饭也没情绪做了。过了一些日子，天气突然转冷，看见校园里男男女女尽系着宁肯他们卖的那种围巾，宁肯的男朋友气得想去拽人家的围巾，宁肯泄气得在剪电炉丝，我开心死了，在床上偷偷地笑着。

江晴突然穿了一身黑回来，把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我说江晴你要当苏芮啊？她说她穿的是西德名牌Puma，用外币买的。我凑近细瞧，实在觉得它跟宁肯的腓纶运动服差不多，江晴大为生气，说：“我不骗你们，是外币买的。”我知道她不会骗人，刚进大学时，她总爱软绵绵地说一

句话：“你们撒谎，以后找不到男朋友的。”她不撒谎，所以找到男朋友了，可惜她的男朋友也不怎么样，是我们学校澡堂的工作人员。每次我们去洗澡他都客气得要命，不收我们的澡票，我觉得没意思极了不就一毛钱一张吗。

我反正不明白，就是明白不过来。为什么那 Puma 要用外币买为什么撒了谎就找不到男朋友为什么不撒谎只能找到一个收澡票的。我想我还是睡觉吧。

可是我醒来之后，又发现了许多麻烦。首先是我挂在走廊晾干的内衣丢了，江晴的 Puma 也丢了。Puma 看来遇到了伯乐，可是我的内衣呢？学校里小偷很多我知道，学校里还有性变态者，真是藏龙卧虎啊。日子过了不久，有一天早上才6点钟，我醒来上 Happyroom，一开房门正好撞上一戴秀琅镜的男士正慌张地勾衣服，我大喝一声无耻，一条内裤掉下来了，紧接着一个胸罩也晃晃悠悠落下来，那小子满脸通红转身就跑，我趿着拖鞋奋勇地追上去，可是他像亡命之徒，我紧追到二楼楼梯口时脚不幸崴了一下，再也跑不动了，就这么生生给溜走了。我拼命揉着脚脖子，眼泪居然跳出来了，一个早起锻炼的女孩关心我：“怎么了？”我愤愤地：“他妈的，不要脸！”她差点扇我的耳光。回到寝室也没谁慰